

法国学者首度全面揭示  
《欧洲时报》强力推荐

# 1860: 圆明园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 大劫难

(法) 伯纳·布立赛 著  
Bernard Brizay

高发明 丽 泉 李鸿飞 译  
郑德弟 等 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法国学者首度全面揭示  
《欧洲时报》强力推荐

# 1860: 圆明园

#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大劫难

(法) 伯纳·布立赛 著

Bernard Brizay

高发明 丽 泉 李鸿飞 译

郑德弟 等 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5-5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60：圆明园大劫难 / (法) 布立赛著；高发明，丽泉，李鸿飞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

ISBN 7-80715-051-3

I .1… II .①布…②高…③丽…④李…

III .英法联军—侵华—史料 IV .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1373 号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Rocher, 2003.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All rights reserved

**1860：圆明园大劫难**

(法) 伯纳·布立赛 著

高发明 丽泉 李鸿飞 译

郑德弟 等 校

责任编辑 李 梅 柳明晔

美术编辑 刘 炜

封面设计 任惠安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 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杭州海得宝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

书 号 ISBN 7-80715-051-3/K·132

定 价 39.80 元



伯纳·布立赛 (Bernard Brizay), 1941年8月4日生于法国鲁昂, 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资深记者, 已撰著出版数部关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著作。



ADAM

为了对几个传教士所遭受的残暴对待予以惩罚，我们以高昂的代价前去中国，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鸦片贩卖和英国殖民者（商人）……

**奥拉斯·德·维埃尔-卡斯泰尔<sup>①</sup>**

没有比焚掠圆明园这一胜迹更使人对洋夷恨之入骨的了！

**吕西安·博达<sup>②</sup>**

① Horace de Viel-Castel，法国当时有名的政论家，反对拿破仑三世及对华“远征”。

② Lucien Bodard (1914.9.1—1998.2.3)，法国著名作家，生于中国重庆，父亲曾任副总领事，12岁回国，后成为记者，发表有《柔情中国》《领事先生》《玫瑰谷》《安娜·玛丽》等佳作。

谨献给布丽吉特  
以及她的微笑  
À Brigitte à son sourire

## 出版说明

1860年的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和血汗的圆明园。

从此，圆明园的废墟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尽管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但是很多时候，历史又往往像一团浓滞的雾，只见隐约的轮廓，却不详其具体情形。事实上，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有很多细节、详情，比如英法在什么样的情形、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组成联军，一路上他们做了些什么，到了中国后到底干了些什么，中国老百姓和官府具体是怎样的反应，交战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不甚了了。而本书——布立赛的这本《1860：圆明园大劫难》详尽地讲述了整个过程，从而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细节、详情中有些恰恰是令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在英法联军的队伍里有征召的广东苦力，他们同英法侵略军一起抢掠、焚烧，附近的村民也加入了抢掠者的队伍（这在清人笔记里也有颇多记载）；当英法联军攻进城后，百姓的极度贫困，以及麻木的观瞻（这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看客），还有清政府井底之蛙般的自以为是、腐朽……

可是，不管清政府怎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腐朽堕落，都不能成为外国的铁蹄践踏中国领土并肆意抢夺、焚毁圆明园的理由，正如作者布立赛所尖锐质疑的“应该到中国去吗？”，侵略者找尽了种种理由来粉饰掩盖他们的行为，但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为了领土的扩张和鸦片的利益，他们成了不光彩的侵略者，文中频繁出现的“远征”这个词，就是侵略的假面而已！

从一个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本书还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诚如作者所言,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英法国内公众的质疑和抨击,因此这段历史一直是英法联军以及官方所刻意掩盖的。当布立赛以一个热爱和平、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法国人的良知,比较公正而客观地写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为此深表尊敬和谢意。

当然,作者的叙述和评论,有时仍免不了下意识地站在法国人的角度和立场看待问题,所引用的资料,有时也与事实有所出入,这些都是读者朋友们需要加以鉴别的。此外,也有一些学术观点,如把英法联军的这场侵略战争看成是第三次鸦片战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都需要近代史研究者们展开研究和探讨。

本书法文原著由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布立赛先生在调查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批判了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故购买了该书中文版权,并将其无偿提供给我社使用。杨咏橘社长等《欧洲时报》领导一直十分关注中文版编辑出版进程,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值此本书正式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欧洲时报》的热情推荐和真诚合作,感谢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译者、校者和提供多方面帮助的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圆明园管理处有关同志,感谢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和专家为书稿把关审核,特别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德弟先生,在身体欠佳和时间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为书稿进行了严谨的校审把关,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汪林茂教授等也为我们提供不少帮助,名物专家扬之水女士为书中部分文物图片考辨定名,对此,我们深致谢意。

无论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多少沧海桑田,圆明园的废墟始终在那里——它是所有中国人永远的痛,耻辱……但,它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永远奋发的塔标。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8月



## 中文版序

应浙江古籍出版社之约，谨向中国公众推荐伯纳·布立赛的佳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不胜荣幸和喜悦之至。

一部历史著作，只要选题适宜，论述精当，史料准确而翔实，读起来犹如一部小说——本书便是如此——就可谓全面成功。

许多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了我国历史上这不甚光彩的一幕，然而，我们弗洛伊德式的记忆却忙不迭地将它忘掉。

而我本人，对这部力作被译为中文感到高兴，且欣慰地看到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将因此而对1860年以洗劫、焚毁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而告终的这一悲惨故事有所了解。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这伤心不已的一页，所有中国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段动荡不堪的历史，充满着骚乱与疯狂。

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增强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恶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在此，请允许我引用老子的一段教诲：

“夫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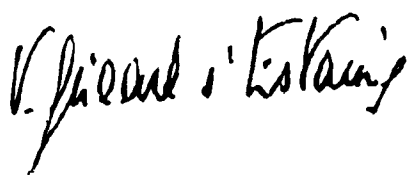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众所周知，我喜欢中国，并乐于前往，我也喜欢中国人，一直很高兴与之面晤。我十分敬重中国哲学家们，尤其是孔夫子的智慧，他曾谆谆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法国能与中国保持互信与友好的新关系，倍感荣幸和自豪。

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2005年5月12日于巴黎

## 中文版献词

中法两国相距遥远，但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令人特别高兴的是，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中法历史上第一次互办文化年。这一大规模的双向文化交流，构成世界两大悠久文明之间密切沟通和交相辉映的历史时刻。文化年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法国界。

去年，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写信给我，并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文版赠我。今天该书中文版问世，无疑是中法文化年的又一成果。

《1860：圆明园大劫难》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全景式描述19世纪英法联军毁灭这座夏宫的历史著作。该书风格独特，手法细腻，史料翔实，是一部既描绘宏观历史又兼顾微观细节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希拉克总统在写给布立赛先生的信中，对此书“有助于澄清历史而感到欣慰”。我相信，该书中文版的面世，将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类文化瑰宝——圆明园是怎样被大文豪雨果所称的“两个强盗”所焚毁的惨痛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当前，中法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让我们不忘历史，放眼未来，为中法友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借此机会，谨向布立赛先生，向为中文版问世而奔波辛苦的巴黎《欧洲时报》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向奉献才智的译者——高发明、丽泉和李鸿飞三位先生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中国驻法国大使 赵进军

2005年5月于巴黎

## 致中国读者：无尽的中国情结

2000年10月，在北京参观了旅游者必到的颐和园之后，我决定乘出租车前往近在咫尺的圆明园。这座早已被西方人摧毁的皇家御苑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10月里一个晴热的日子，到此一游却使我充满了怀旧的忧伤。圆明园几乎一片废墟，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更像一片苍凉的空地。不管怎样，我充满着愁绪。想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犯下如此大罪，我怒火中烧，握紧了双拳。想到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不禁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

我当即决定，对人们所说的洗劫圆明园要作更多的了解。于是，我询问了巴黎两家与中国有关的大书店（即“友丰书店”和“凤凰书店”），拥有哪些关于圆明园的书籍。除1987年出版的提及几位法国史学家和建筑师倡议修复圆明园的设想的小册子外，这两家书店无任何与之相关的书刊。既然没有专论圆明园悲惨命运的任何英文、法文书籍，身为记者，而且作为一个曾在索邦大学长期研究历史与艺术的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我何不撰写一部洗劫这座夏宫的专著呢？

我对中国的考察始于1979年，当时有幸加入巴黎吉美博物馆“东方之友”旅行社组织的华夏游。那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年，中国对外国普通游客首次开放，不再像过去那种官方专门邀请的旅行。那年8月，我和夫人经历了4个星期的“发现中国”之旅：北京、大同（云冈石窟）、太原、洛阳（龙门石窟）、西安等，至今仍保留着极为强烈的印象。啊！记得在西安，一个早上，法语导游小姐对我们说：今天咱们将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我们全团30来号成员，对此竟然毫无反应；这样的考古大发现，当时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团里最内行的卢浮宫博物馆的几位专家，

都未听说过。那就去看看这些出土文物吧！一走进那个用以保护兵马俑坑的大棚，我这个考古方面的无名之辈即刻明白，自己面对的是惊人的考古发现。何等之激动！我退到一边哭了起来。我一生中曾有两次因如此激动而流泪，另一次是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前面。

这次非同寻常的旅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有朝一日我会写出完整的游记。自那天起，我的脑海与心思一直留在中国。此前，我通过参观一批藏有中国工艺品的大博物馆，发现了中国艺术。尤其是在美国，1977年，应美国一基金会的邀请，我在半年之内参观了纽约、波士顿、圣路易、丹佛和旧金山等地的许多博物馆。几年后，我再度去中国，游览上海和苏州、无锡、杭州等花园名城；桂林那一次因气候条件恶劣未能去行，但我后来又去了两次。总之，我访华已12次（或许不止此数）。但今后还会再去，因为我远未看够看全。中国实在辽阔，该看的东西确实太多，当然，说这些是老生常谈了。

人家常问我为何热爱中国。我清楚得很，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我在中国感到很舒服，可以说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如同在家中一样自在。我不会汉语，但能应付自如。我只会“您好，谢谢，干杯”这三个汉语词，并常开玩笑说这足够了！当我跟法国朋友谈及自己的中国情结时，大家都一致赞同，理由也都一样。在我看来，法国人和中国人颇为相像，往往有相同的优点，也有相同的缺点。但在中国人身上我更喜欢的是其非凡的活力，他们很有生活情趣，活得潇洒，哪怕日常生活中还有困难，他们仍笑口常开，充满好奇心。据曾参加1860年对华“远征”的一个法国人当时所言，中国最了不起的，是其人民！我当然喜爱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城市乡村，但更主要的是我热爱其人民是如此多姿多彩，如此民族繁多，如此殷勤而令人喜欢。

对中国的热爱，还让我致力于收集、购买关于中国的各类物品和书籍，如关于艺术、旅游、历史与文学等方面的专著及某些珍本。我个人的书房里收藏了1200余种此类书刊。可谓藏书狂，真正着了迷！而拥有

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真是其乐无穷。

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问世以来，我在巴黎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们赞扬我有勇气，把法兰西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写了出来。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坦率地说，我只不过尽了历史学家的一份力，同时尽可能保持客观、精确、严密而已。另一些人 also 感到诧异，这部主题明确的著作居然长达 600 来页（法文版），又厚又重。

书这么厚，是有原因的。起初，我只想叙述英法联军洗劫和焚烧圆明园。但后来发现，1860 年英法对华“远征”的故事（从筹划到实施的过程），本身就很吸引人，活像一部既有高潮又有悲剧结尾的真正的小说。因此，我就想更细腻地描述这场征战的前前后后。其次，我又为其中各个重要角色的个性所打动，如：英方额尔金勋爵、格兰特将军及巴夏礼领事、吴士礼中校等；法方葛罗特使，蒙托邦将军、柯利诺将军和杜潘上校等；而中方恭亲王和恒祺钦差等。在我看来，这些角色都是不同寻常的知名人士，实像小说中人。再者，查阅外交官、军人、译员和史学家们形形色色的著述及他们的第一手证词又促使我加以大量的引用，使其（在我书中）有更充分的发言权。

现在，得由中国读者来作评判了。不管怎样，我要感谢他们打开这部既与他们本身有关、又涉及他们国家历史的著作——他们有理由因自己的国家而如此自豪。

伯纳·布立赛

2005 年 5 月于巴黎

## 中文版寄语

法国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大量阅读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文和法文历史书籍后，觉得有些书籍在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有关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内容与观点，同当时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他认为，虽然身为法国人，为了尊重历史，让广大的法国民众能了解当年英法联军是如何洗劫圆明园的，有义务和责任写一本书，还原真实的历史面目。于是，经过多年艰辛，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写出了厚达600多页的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

《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法国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民间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法国人自己来披露当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尊重历史事实，却是进入21世纪后法国大多数国民的共识。

我们敬佩布立赛先生尊重历史事实的勇气和敬业精神。在多次交谈中，布立赛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他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很感兴趣，他希望能多写几本书，向他的同胞介绍处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世界的发展与和平，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多交流、多了解，最后达到理解与合作。布立赛先生告诉我们，在完成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后，他又在收集、积累资料，开始撰写关于中国的第二本书。

我们认为，将布立赛先生的这本《1860：圆明园大劫难》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让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当代法国作家、历史学家是如何反思和评价这段发生在法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历史的，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日子里，我们如何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珍爱人类、珍爱和平，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对待未来。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为人们提供这方面一个新的视角，相信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

《欧洲时报》虽然是在法国出版的华文日报，读者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华侨华人，但是，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为中法两国人民和文化的交往搭建一座桥梁。我们深信，通过文化交流这个渠道，最能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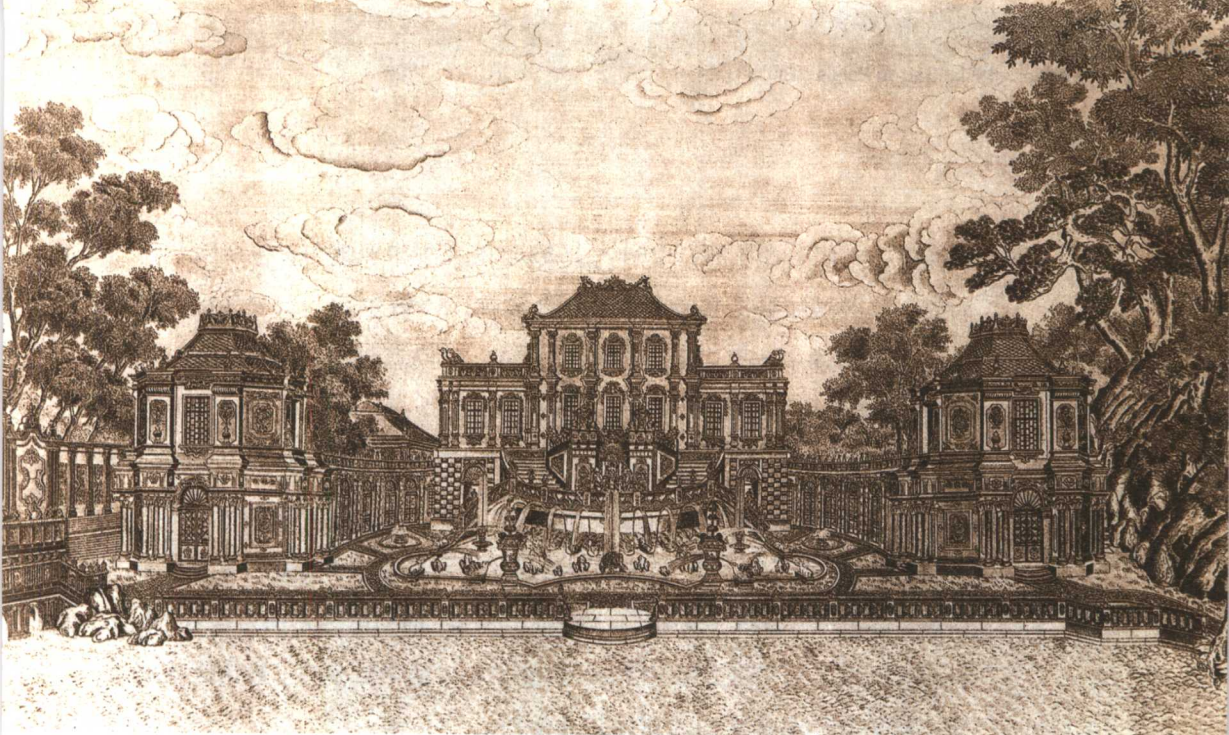
《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文版能准时出版，赶上参加2005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展，首先要十分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当我们把翻译这本书的设想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领导沟通时，立即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慨允承担出版任务，并在组稿过程中予以全力配合；我们也感谢三位译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日夜兼程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教授、法国历史专家郑德弟先生，在百忙中校阅了中文稿并作了润色。同时，我们也感谢各方朋友对本书中译本在中国大陆的顺利出版所给予的多方面帮助。

希望《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能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欧洲时报》总编辑 梁源法

2005年6月25日于巴黎





圆明园谐奇趣南面  
(1786年铜版图)

# 前言

法兰西第二帝国可谓声名狼藉，拿破仑三世不配进国家伟人祠。法国人民对那个时期并不感兴趣。关于这二十来年的历史，我们的集体记忆宁愿干脆把它丢开。大家只记得雨果所描绘的“小拿破仑”那副滑稽相。拿破仑三世的罪过在于，以发动政变起始，又以色当战役惨败和巴黎公社事端而告终。尔后花了半个多世纪，法国的声望才算得以恢复。这足以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最不受爱戴的国家元首，使第二帝国最不为人所了解。

拿破仑三世时代，的确招致诸多不客气的评判，其中既缺乏理解，也没有宽容。提起第二帝国，人们的印象总是连年征战、大发横财、吃喝玩乐。

不论对错，对第二帝国加以谩骂总是容易的，但也有一个历史片段值得从历史陈迹中发掘出来，那就是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对帝国